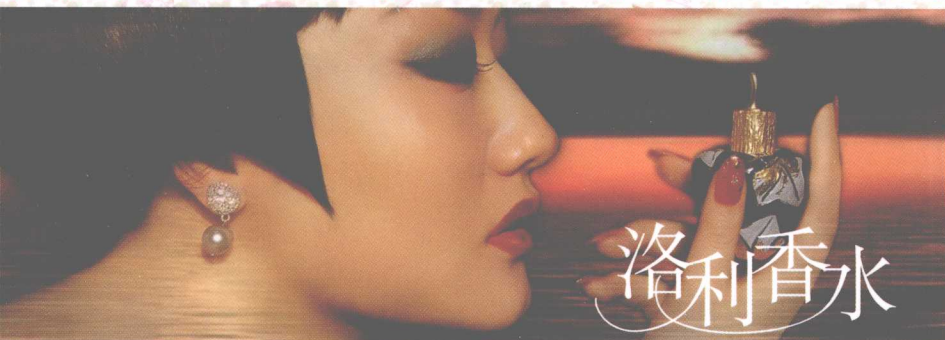


不一样的品味，不一样的小说；
不一样的强势与妩媚、
不一样的心灵与时代撞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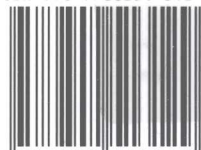


○ 国内第一部以香水基调解析人物性格的时尚
元素小说，军事题材时尚化的发端

○ 女军官的情感标准，网络时代的爱情演绎

○ 第一位纵横各业界的现代时尚女作家个性呈现

ISBN 978-7-80251-312-9



9 787802 513129 >

定价：26.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利香水/刘世锋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51-312-9

I. ①洛…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518 号

洛利香水

作 者	刘世锋
责任编辑	张朴远
插 图	薛轶丹 祁浩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1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312-9
定 价	2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杨小光



张志红

个格林童话还是一个梦？她无法知道，就像她总是躺在床上数数镶嵌在这三个大字上的一闪一闪的、闪得她根本无法数得清的彩灯。

而今天她终于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在她打印过的很多机关领导的发言稿上经常提到“大家都是干部，要注意影响，尽量避免到对面的格林梦去……”；知道了这里是一个装修得像宫殿一样的富丽堂皇的成人世界；知道了这是一个与驻地机关毗邻（建筑位置上听起来有些滑稽），这座半岛城市规模最大、装修超豪华的桑拿娱乐城。

被教育的心理通常都是逆向的。对于“格林梦”起初小张对它的关注只是缘于那三个傲然挺立的大字，后来当它屡屡被领导同志们的发言列入禁地的时候，连像她这样一个机关打字室的女战士也不得不在出出入入之间多瞄它两眼了。今天的光临对于小张来说算是完成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用“夙愿”这个词应该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小张算是待了4年的老机关了，4年来第一次踏进这个门槛能不算是完成了一个夙愿吗？当然，这期间“格林梦”曾几度大肆装修，但是作为一个经营有方、对半岛市政府高额纳税的娱乐有限公司来说这何尝又不是与时俱进了呢？

整个一天对于小张来说都实在是不可思议的：8点钟她参加了动员大会。虽然她是老兵了，但大家都知道她为了争取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曾费了不少周折多留了这么一年，而她不但没有参加考试还主动提出复员。半岛鼎鼎大名的明亮灯具有限公司的大门向她敞开着，下午她到明亮看了自己即将拥有的豪华办公室，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得不真实，也许选择离开

时候经常都是结果比过程美好。

大概也是晚上 8 点左右，她跨进了“格林梦”的大门。这扇大门对于她来讲意味着什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也许是另一个世界，也许是她曾经在梦里来过无数次的的一个隐约熟悉的世界，只不过是一扇门而已，它隔得开一个世界吗？

又进了一扇门，那是一扇私密包间的门。在没进门之前小张以为那只是装饰在走廊上的一幅幅装饰画。还是那个始终面带微笑的小女孩，在推开那扇蒙娜丽莎的油画门的瞬间她有些怔住了，在“梦娜丽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超级豪华的中世纪复古的欧式房间。小张下意识地分检着自己的记忆，记忆中的那些碎片好像应当属于好莱坞某个大片中的场景。不，应当比那个场景还要豪华。女孩引她在隐隐看出是一个玫瑰红色的超大单人半躺的沙发上坐下，整个平面几乎都铺了白色的毛巾（后来她知道用时下最流行的话，那应当叫做贵妃靠）。对于白色她并不陌生，部队的床单应当都是白色的，她太熟悉了。

白色，多么干净的颜色，她下意识地躺下去，松软的白色毛巾里透出一股 84 消毒液的的味道。这让她觉得有些反胃。她随意地调整了一下姿势。

女孩拿遥控器打开了屋子里的超大液晶屏，对面的半面白色墙壁中闪现出一系列暧昧的镜头，女孩浑然不觉依然微笑着说：“这是我们梦城为客人提供的影院服务，您可以点播的。”说着她把遥控器递了过来，遥控器上的数字键下面的确贴了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胶条。她觉得脑子里乱得不行，盯着那些小字看得不知所以。那半面墙上依然燃烧着一种欲望，那个小女孩似乎还是浑然不觉地在房间里忙着属于她的工作。小张发现

她总是习惯把现在的这个地方称为“梦城”，也许在一切的一切中让这个女孩的举手投足间显得那么脱俗，好像是武侠小说里描写的某个乔装的公主。

小张突然感觉有点冷。女孩仿佛早有预见一样拿了一条白色的薄被，那床小被子依然散发着 84 消毒液的味道，小张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或许也是一个让这里的人感到安全的一种味道。不知女孩从哪里变出来一个透明的玻璃圆桌，她把桌子推过来的时候小张才看清上面摆了两个同样透明的高脚杯和冰桶，一瓶细长的红色葡萄酒横躺在一大堆白色的冰块里装在透明的冰桶里，睡姿婀娜。

那个透明的高脚杯像一个高贵天鹅一样傲立在通体发亮的透明圆桌上，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是那么得高贵，她包围在一圈圈闪亮的光环中让人难以琢磨。

女孩从冰桶里拿出细长的葡萄酒酒瓶把一种红色的液体缓缓地倒入那个闪亮透明的天鹅体内。小张觉得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怔着，她下意识地接过酒杯不自觉地一饮而尽，一股凉意油然而生。女孩子将酒杯接过去熟练地重复着倒酒的动作，那个奇妙的光环就跟着她的手流动。房间里的另外一幅装饰画被推动了，沉浸在光环中的小张不由得叫了一声，经过这次铭心刻骨的记忆，以后小张面对任何一副油画作品的时候都觉得那后面像是永远隐藏着一道门，一扇通向人性另一个领域的门。杨小光就这样从那幅不知名的静物油画中走了出来。

女孩子将一个透明的水牌放在桌上，指了一下上面的圆按钮又指了指别在自己腰上的一个呼叫器就悄无声息地出去了。

杨小光像变魔术一样将一瓶打开的香水放在自己的鼻翼

第一部分 借调

九月。

夏子雨漫步在即将沉睡的海滩。不知不觉已进入秋季，海边的喧闹声衬托着走过了酷暑的波涛反倒减少了人们昔日的狂躁与不安。晚霞斜映着海面，海浪舒缓地层层卷起，慢条斯理地带走沙滩上的印痕。一抹属于黄昏的流彩闪动在人影中间，与海对岸陆续亮起的霓虹灯、广告牌相映成趣，构成了这座海滨城市独特的风景。

军校毕业后能留在这座美丽的半岛城市，夏子雨应该算是极为幸运的了，但对她来说，留下倒并不是什么最感幸运的事，因为她原本就出生在风景宜人的西子湖畔。二十三年前，正是她家乡人们在桂花树下纳凉品茶的时节，她降生在一个普通而温馨的家庭。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子夜，她也因此而取名“子雨”。夏天出生的她也有像夏天一样的性格：活泼、开朗但敏感、好胜，还有些急性子，做事又有点过分的个性化。

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的原因才使她走上了当兵这条连自己都始料未及的人生道路。

现在说来，那是七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她还在少儿艺校读书，部队的有关人员到艺校招兵，她被排在弦乐组参加小提琴考试。一首娴熟的霍曼练习曲使来自部队的评委们频频点头。弦乐组的考试结束了，她还一直等在考场的门口。考场暂时设在艺校一楼的舞蹈排练厅里，她踩在窗下的石阶上通过排练厅的大镜子偷看着每位评委对每个考生特长展示后的表情。面前的一排后脑勺中有一个头发最少的、肩上星最多的评委，看起来笑嘻嘻的样子，虽然子雨只露了一对眼睛，但还是被他发现了，不时地冲着镜子里的自己假装很严肃地点点头，子雨感觉他没什么恶意，也冲着他眯眼睛，后来这个评委便成了子雨考上军校以后的领导。

人与人之间有时是确实要讲缘分的。他极力推荐子雨当兵，又争取名额送子雨上军校，但他在部队的处境却有些微妙。他重视人的天赋，而且特别在乎你的业务水平。他在历年的演出中都能拿到创作奖，可就是提拔不上去。大家说他不买领导的账，每次演出队招兵买马的时候他都是从需要入手，不注重借机培养“人”、财。子雨总是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个小正的好领导，可提起他子雨又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在她即将到军校报到之前得知马指导（因为职务高，又得不到提拔，他被尊称为演出队的艺术指导）要求复员了。当时子雨在家休假，急匆匆地拨了一个电话给他，马指导很平静地告诉子雨说自己将受聘于一家南方的私立艺术学校，他还说，“我不知道这么帮你对不对，别放弃自己的专业，你和我一样在部队没什

么人，好好干吧，你是棵好苗子。”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没秩序，但子雨好像能明白他想要表达的，马指导就这样消失在子雨的生活中了——不是因为子雨离开老部队上军校、而是因为马指导到了另外一个圈子。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大的圆，顾不得欣赏美景就转到下一站了。

不知不觉 3 年的军校生涯也结束了，子雨觉得自己最大的失落就是没有选择继续自己的小提琴专业，当时为了及早把握上学进修的机会而选择了政治学院。她特别能体会马指导的那番话，可惜马指导故人西辞、杳无音信，每当她独自漫步在这座她已渐渐熟悉的海滨城市，心底便不自觉地涌起一股异乡人的落寞。

夏子雨知道，宣传科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但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轻松、愉快，所谓打球照相、迎来送往，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庭院深深，深不可测。这就是子雨在机关工作一个月以来的最深体会。这么说可能有点情绪化，当然，她也不会把这种感受告诉给任何人的。科里一共 6 个人，每天上班都是各忙各的，除了看报纸、接电话几乎很少交流；电话声有时显得特别刺耳，一个人接电话倒像是开新闻发布会。特别是最近，关于新科长的位置竞争正在悄悄展开，科长要转业了，这么敏感的时候，谁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都不合适，更别提自己这个打杂的小少尉了。

但是今天来到半岛商城，她不会被这些事情纠缠不清，面对面前琳琅满目的假发，她兴奋地东摸摸西摸摸，一个个蜡像似的美人在她手下乖巧地转来转去。她还是那样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笑着，她那身军装本来就惹人注目，服务员又不失时

机地帮她试戴，更引来了不少旁观者。她短短的头发本来被军帽压得乱糟糟的，额角上的汗渍还清晰可辨，每当湿湿的刘海贴在额头上，子雨总是调皮地用手将它们一撮一撮地缕成三撮，她还自嘲为“三毛从军”；不过现在她的军帽被她扣在一个模特的头上，而镜子中的是一个长发飘飘、巧笑嫣然的古典美女了；不过这个美女好像还是有些调皮地对着镜子挤眉弄眼。

服务员专业而周到的服务把面前这个军中三毛刹那间变成了淑女，刚才围观的那几个人还被子雨怪模怪样的几撮毛逗得发笑，现在也都关注起这款假发来了。服务员又为她挑了一个环形的发饰，镜子中的亮点在商场柔柔的灯光下闪烁着，经过的人不知为什么围了这么多人，都凑过来看热闹，过足了明星瘾的夏子雨发现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刚刚发了毕业后的第一次工资，子雨的打算比工资的数目要多：她要给妈妈买件衬衣，要给爸爸买个刮胡刀，还有自己；总之好像有太多需要花钱的事，而每一件事都比买假发重要。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子雨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快九点了，这座城市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海边的这家半岛商城卖东西的价格是全市最贵的。她尴尬地草草收了场，虽然服务员耐心地告诉她旅游季节商城晚上十一点才下班，可她挑都没挑就急急地付了钱像个逃兵似的离开了。

近一个月的工资换来这么两件百无一用的鬼东西，就为了众目睽睽？简直是鬼迷心窍。就算是为包装自己投点资吧！这么想着，她没事人一样往宿舍走去。

包装自己干嘛呢？如果戴这个假发去办公楼会怎样？子雨感觉这种想法简直是有些疯狂。

晚上，子雨一直迷迷糊糊地做梦。一会儿梦到纠察说她头发长，要她拿出军官证登记；一会儿又梦见科长找她谈话，要她注意机关干部的形象；再不然就是和门岗的警卫班战士吵架。整个夜里就这么朦朦胧胧地翻来覆去，直到与她同屋的打字员小张叫她起床。子雨几乎可以确认自己已经得上了假发隐患综合症。

小张操一口川味很浓的普通话，她一边麻利地收拾屋子，一边又熟悉地数落着机关里那些她嘴里的“瞎参谋、烂干事”。机关的女兵不多，关于她的传言子雨一来就听说了不少，小张入伍已经五年了，她似乎每天都在复习考军校，床上、桌上到处都是她的书。干部科的人提起她来就摇头，说她是扶不起的阿斗，考了3次都是浪费名额，几门功课加起来才考九十多分。她比子雨还大了几个月，因为是少数民族所以今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学的机会。长年在机关工作的经验使她老于事故，她总是很礼貌地又像是半开玩笑一样地称子雨为“领导”。

小张算不上一个漂亮女孩，但她很懂得打扮自己。的卡的肥大军装里从来都是讲究的毛线衣或皮马甲，军裤改得有棱有角，笔直的裤线下面是鲜亮细长的高跟鞋——能穿上高跟鞋这也算是机关女兵的一点特权。

“昨天干部科的马干事去打字室打材料，说你们李科长想转业去法院。法院的安置指标还没定，他又不懂业务，职务高、水平差，李科长知道转业对自己不利，打报告说他老婆要下岗，转业单位落实不下来坚决不走，你们科的杨干事和徐干事为争科长的事被宋干事告到了政治部。我说领导啊！你可小

电台。这是一个十几个人的透明办公区，办公室显得很凌乱。其实名人的生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形而上。一位海军中尉坐在属于林因那层隔段的转椅里，他就是林因说的那个丁凯。他才算得上高大英俊，但在屋里还戴着那个白顶蓝边的军帽让他显得很“酷”，这也让子雨又想起了她那顶戴在模特头上的“乌纱”。

林因在子雨和丁凯之间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便让大家开始了工作。子雨只知道丁凯是指挥学院的中尉教官，然后是丁凯代表的海军方面的一摞稿件，很显然海军方面要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林因将 45 分钟的节目安排简单介绍了一下，子雨分工负责编写口播新闻短讯和文学类作品，丁凯则负责采编通讯和现场录音，他的工作当然也是由子雨协助。林因有句话让子雨觉得很不舒服：“女孩子，带到哪里都不方便。”

其实这个分工是蛮适合子雨的，因为她的文笔不错，还发表过不少小豆腐块文章，只是林因的意思并不是要因才施用而是为了“方便”，这当然引来了子雨的不快。

丁凯和林因已经很熟了，这是稿子在贴完稿签以后子雨才发现的。从他俩之间的调侃之中子雨知道他俩决定到电台门口垃圾桶旁碰面去吃加州牛肉面，那个垃圾桶好像是他俩经常相约碰面的地方。

从走进电台办公室，子雨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她发现林因和丁凯都望着自己，才抬起头来，还没等她说话，丁凯就说：

“女兵就是牛，女干部更牛，出营门连帽子都不戴。”

林因也会心地笑笑：

“她可是宣传科的宝贝，物以稀为贵嘛！”

子雨被他俩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从她进了科里，除了拿拿报纸，接接电话，帮领导同志抄抄文件，跑跑打字室之类，她实在没有感觉享受到了什么宝贝级待遇，只不过机关里所有的人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这种客气初到时是一种放松，但时间久了便是一种迷茫。这种迷茫是无法言表的，有时候客气得让你难以分辨哪些人是真对你好，特别当这种客气变成了一种习惯，你就更加不能认清哪些人可以做朋友，而又有那些人应该非等闲视之了。

林因办公室的人陆续散去，一天中最准时的恐怕就是这一日三餐了。

林因边收拾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稿件边说：

“走，走，该用膳了，今天中午宰丁凯一顿，祝我们星期天能首播成功。”

工作之余的林因似乎像变了个人一样的活泼风趣。

“你们去吧！我昨天买东西把乌纱帽丢在半岛商城了，再不去找怕是晚了，我可不是丁教官说的那种‘牛牛’”。

子雨开朗的天性使她很快融入了林因和丁凯的氛围之中。

“该吃饭还是要吃饭嘛！小同志不要闹情绪，我刚才只是随便说说的，你放心，待会儿吃完饭我和林因负责帮你把乌纱找回来。林因是京城‘名记’……”丁凯特意拖着长音说话。

丁凯还没有说完，林因就说：

“好了，好了，你丁凯居然如此重色轻友。”

说话间便走到了林因和丁凯说的那个垃圾桶，林因便指着那个垃圾桶说：

“几年以前，电台周围光秃秃的，就这个大熊猫最显眼。

林因打断了赵三公子的话，子雨判定他就是赵三公子的原因是他坐在一个椅背很高的真皮椅里，面前是个厚重的老板台，在这个不大的房间显得有点夸张，他手里正玩弄着一个灰色的宽屏手机，头发、西装、领带都一丝不乱，老板台对面的两张椅子上都坐着人，只是背对着，样子都看不清。

“宣传效果怎么样，要不要在我们新开的军事节目中投入一点啊！部队的钱你可没少赚。”

林因正要介绍子雨和丁凯，赵三公子就抢着说：

“来，来，来，先介绍一下，这是明亮的大客户，邦联建筑总公司的杨总和陈副总。”

说着那两位都礼貌地站了起来，因为子雨和丁凯又先后跟了进来，所以整个屋子显得更加拥挤了。林因和他俩象征性地握了握手，子雨正准备先退出去，那位杨总说：

“阿明，我们还有事，先走一步，改天电话联系！”

赵三公子说，“这里太小，样子你们都看了，等老爷子结完婚，到公司详谈吧！”

子雨站在最后听那个杨总叫赵三公子“阿明”，又听赵三公子说什么“老爷子，结婚？”正觉得有些纳闷，那位杨总和陈副总与他们三位一一握手言别，阿明边跟着他们往外走边说：

“下星期我派人去给你们送请帖，大家海景花园见。”

看样子阿明会一直将他们送出商城大门，林因示意子雨和丁凯坐下，小声说：

“赵三公子叫赵新明，是明亮灯饰赵文广赵大老板的三儿子，赵文广是半岛有名的大款，阿明是他第二个老婆生的，下

星期他又要结婚了，男人有钱就是好，我都三十好几了，连第一任都没有找上呐！”

“亏了没有人做你的原配发妻，还没有结婚就想找第二任了。”

丁凯又不失时机地调侃林因。

“封建统治的最大好处是什么？知道吗？那就是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看这个小丫头，一看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

林因指着子雨说，子雨正想反驳，阿明走了进来。

“几天不见，刮目相看呀！左边兵哥哥，右边兵妹妹，我说你怎么越长越像胡司令呢！”

“司令常来又常往……”

林因边笑边唱了一段，大部分经常听收音机的人都知道林因主持的两个主要节目是“说戏唱戏”和“城市列车”，林因爱唱戏，他的节目老年人都爱听，而“城市列车”是面向出租车司机播出的，所以收听率都是全台最高的。

“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林因把子雨丢军帽的事和阿明说了，阿明听了以后莞尔一笑。

“没问题，这位兵姐的事我全包了。”

说着拨了一个内线电话把商场的经理叫来了，商场的经理又当面给假发专柜的柜长打了一个电话，不到十分钟，昨天卖假发的服务员就把军帽送到了阿明办公室。

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简单就得到解决，子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好事儿经常都是不期而至的。阿明租用了商城的一大片柜台算是商城的大客户了，加上林因，几乎来的人都用

“谢谢你了！”

虽然不知道王勇能不能听到，子雨还是这么说。说起来李科长算是幸运的了，其实一个人的勤勤恳恳和成长进步也没什么关系，王勇天天不论上班下班都闲不着，不是放电影就是布置会场，公差勤务不断，科里一共就他一个兵，他又会修各类家用电器，干起活来经常是公私难分。子雨几乎每天都来乐器室练琴，王勇的话很少，更少有什么怨言。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转干的事遥遥无期，这难道不也是为人们服务吗？

子雨又开始胡思乱想，机械地弹了几段练习曲，直到房间里全部暗了下来，她才知道天已经全黑了。

不用说，错过了开饭时间，今天的晚餐又没着落了。回到宿舍，小张正在用电炉子煮方便面。四川人爱吃辣，整个房子里都弥漫着辣椒酱的味道，不锈钢的碗里盛满了红色的诱惑，小张迫不及待地咂着嘴：

“领导，快来吃点！我今天有点感冒，别传染了你，吃这个比吃药管用。他妈的！老子今天去门诊部就要到一包感冒灵，好药都给公仆们留着了。”

小张拿着子雨的饭碗，她的唠叨最多，子雨早已经习惯了。

“不用了，我吃不了那么辣，既然你病了我就慰问你一下，我去二号门买两份凉皮，给你买份病号饭。”

子雨从包里拿出 20 块钱，她说的二号门是机关临街的便门，对面有个小菜市场，她和小张经常去那里买点吃的改善一下。这是子雨和小张之间的秘密，电炉子平时都藏在小张的床底下，小张嘴虽然快，但她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件事，因为在子雨没来之前她就已经有电炉了。

第二天，子雨起得很晚。起床的时候发现小张帮她打回了早餐，她似乎一直沉浸在昨晚写作的狂热之中，她给丁凯打了个电话，但丁凯说他下午有课，要她自己准备稿子、练练播音。子雨突然觉得在这种休息状态下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她从来没有在广播电台那种正式的地方播过音，居然要她直接进播音室，这个林因也真是的，这不是要自己出洋相吗？她第一次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虽然穿好了军装，可她却不愿出宿舍楼，大家都知道她被借到了电台，自己怎么能在大楼里闲逛呢？可她又能去哪里呢？去找林因？电台那种忙碌的景象她是见过的，那不是自找没趣吗？

她把那篇散文和从电台拿回来的稿子通通都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这样以便于播音的时候不会念错。然后她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念，看着稿子念一遍再对着镜子重复一遍，直到小张回来，她才发现自己连早饭还没吃。

去饭堂吃过午饭，子雨直接就去了俱乐部，让王勇打开图书室的门，她开始翻找关于播音方面的书，然后她开始念绕口令、数来宝。图书室里关于基层文化方面的书特别多，她翻翻这本，看看那本，又抄下了许多有用和精彩的段子，直到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她才觉得有些口干舌燥，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其实很愚蠢，如果把嗓子累哑了那可怎么办？想到这儿她又急吧吧地跑到门诊部去要点草珊瑚，可下班时间军医不在，又费了半天口舌，药房的女兵才给了她两包四季润喉片，子雨觉得嗓子越来越痛，又绕道去2号门对面的药店买金嗓子，就这样一直折腾到6点多钟才回到宿舍。

一进门，小张急急地问她去了哪里，她含含糊糊地没做回